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一

和陶詩一百十九首

追和陶淵明詩引 子由作



東坡先生謫居僦耳實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  
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諸芋而華屋玉食  
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  
文章為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猶喜為詩精深華  
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輒亦遷海康書來告  
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  
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

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  
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  
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  
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為我忘之然吾  
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  
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龜勉  
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  
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  
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

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  
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於不能懷以陷大難乃欲  
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  
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  
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  
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  
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  
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齒字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  
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古竹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

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如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  
焉丁丑十二月海康城去用東齋引

和時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年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  
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也斯夕言息其廬似為余發  
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公別三年矣挈携乃諸孫萬  
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五口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  
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商苗下有碧澗可飲可濯  
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

嘯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  
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  
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髫一作剪髮覆  
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和勸農

海南多荒田俗以買香為業心所產杭絲不足於食  
乃以諸時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余既哀之乃  
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怨忿切質  
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天禍爾土不麥不稷

民無用物怪玆是殖播厥薰木腐餘是穡貪夫汚吏  
鷹鷲狼食豈無良田黽黽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穆  
驚麇朝射猛豨夜逐芋蕞藜諸鹿亦以飽者宿聽我苦言  
其福永久利爾鋤耜好爾鄰偶斬艾蓬藿南東其畝  
父兄搢撻以扶游手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  
秋有厚糞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愧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  
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羨

和停雲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

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空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眷此區區  
俛仰再撫良辰過自而逝不我佇颺作海渾天水溟濛  
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窓念彼海康  
神馳往從凜然清霜耀落其驕榮餽莫化之廓兮忘情  
萬里遲子晨興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對奕未終  
摧然斧柯再游蘭亭默數永和夢幻去來誰少誰多  
彈指太息浮雲幾何

和歸田園居十六首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于湯泉晞髮于

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不覺至  
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纍纍  
如芡實矣有父老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  
公能携酒來游乎意忻然許之歸計既覺聞兒子  
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余在  
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其  
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搃大士叅寥子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  
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  
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

門生餽新米救我厨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  
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  
江鷗漸馴集蜚蜚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  
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  
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  
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挿荔枝子合抱三百株  
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携其餘

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  
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  
霜颺散氛侵廓然似朝旭離子云月固不勝火耶  
哉斯言也余為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  
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  
勝耶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  
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交矧今長閑人一切展過際  
江山互隱見出沒為我役斜川追淵明東臯友正續  
詩成竟何為六博本無益

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瘁俛仰中  
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耰代肅殺有擇非霜風  
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明飲酒腹尚冲  
草去土自墮井深墻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高

酬劉柴桑

紅蕖與紫芋遠挿墻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  
窮冬出甕瓦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淇上出山藥  
一名玉延  
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與殷晉安別

和送昌化軍使張中罷官赴闕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在長勤久安僭耳陋日與雕題親  
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郊酒無虛日夜某有達晨  
小甕多自釀一瓢時時見分仍將對床夢伴我五更春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  
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和王撫軍座送客再送張中

胃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愧十口今同歸  
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  
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烟烟留清暉  
應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無與別作詩記忘遺

和荅龐參軍三送張中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惟對古人何暇復窺園  
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戟亦森然  
才智誰不如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懣當奚宣  
一見勝百聞往塵皇蘭山白衣挾三矢趁此征遼年

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閑時孰居無事中作止任行之  
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棄物化豈與生滅期  
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為有哀樂輒復隨連泐  
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荅我夢中辭



影各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二兩奇絕  
妍媸本在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丑石乃別  
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與寒熱  
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

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  
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  
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  
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

所至人聚觀指目主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  
既無負載勞又無冠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  
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  
我昔墮軒冕宅整真市廛困來卧重裯憂愧自不  
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  
前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  
賢

九日閑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坐索酒和淵明一篇醉孰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  
龍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艷溜溜糟床聲  
閑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  
長歌振履商起舞世索榮坎軻識天意淹留見人情  
但願飽秔稌年年樂秋成

和移居二首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迄今一  
年多病寡歡頗懷水東之樂也得歸善縣後隙地

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  
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  
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問巷鼓角鳴枕席  
出門無所詣樂事非昔昔病瘦獨彌年東新誰與析  
洄潭轉碕岸我作江郊詩今為一塵氓此地乃得之  
葺為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  
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歲暮作和張士昂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

游陸道士客於余山以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亦以  
無酒為歎乃用其韻贈二子

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之酒每形言  
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憂梨棗愆  
我年六十一顏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  
有如千丈松常苦弱首受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  
米盡初不知但怪飢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和郭主簿二首

清明日間過誦書無節閑羨感念少時悵然追懷  
先君官師之遺意日一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

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  
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却念四十年玉顏如汝今  
閉戶未嘗出出為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  
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  
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雀鷖含淳音竹萌抱靜節此兩句先君少時失其全首誦我先君

詩肝肺為澄澈猶為馮鶴和未作獲麟絕願因騎鯨

李追此御風列丈夫且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

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

示周緣祖謝和游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  
邦風方祀夷廟貌蕭散因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  
忍飢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  
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隣永愧虞仲翔弦歌滄海濱

和荅龐參軍

周循州彦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為

余留半月既別以此詩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共書挾書從人何道不娛羅浮之趾  
卜我新居而非么德三顧我廬自酒易在絕甘分珍

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酌我  
或乞其鄰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于中傾倒出之  
奕奕千言粲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忖妙侍側  
兩髦丫分歌舞壽我永為也歡欣曲終悽然仰視浮雲  
此曲此聲何時復聞擊鼓具鐘船開榜鳴顧我而言  
雨泣載零子卿白首當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  
感子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身  
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和連雨獨飲二首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工

製羨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連雨獨飲

平生我與我舉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鍼雖合猶有間  
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僕心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天  
糾纏一作不吾欺寧此真及患先顧影一盃酒誰謂無  
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為何年醉裏有獨覺夢中無  
雜言

阿堵不解醉誰歎此類心誤入無功鄉掉臂嵇阮間  
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酒卷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  
偶見此物真遂超天地允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  
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床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

和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  
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  
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執一屣不特兩鷓酒肯借一車書  
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也郁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  
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曲與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  
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踰好學真伯業比肩可相如  
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荒無顧慙桑榆迫豈厭詩酒娛  
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時猶當距揚墨稍欲懲荆舒

和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春脫之曾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辭  
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  
斗水何所直遠汲愁姜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  
至味久不壞可為子孫貽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颺  
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  
低顏香自歛含睇意頗微  
乎當娣黃菊未肯似戎葵  
誰言此弱質閱歲觀盛衰  
頽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揮  
瘴雨吹蠶風凋零豈容遲  
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游斜川和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  
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  
春江淥未波人卧船  
自流我本無所適沉沉隨鳴鷗  
中流遇洑洄捨舟步曾丘  
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  
過子詩似翁我唱兒輒酬  
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  
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  
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  
和已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已  
酉歲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水而壽然李固  
傳贊云其視胡廣趙戒猶蠶王也

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  
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于南陽野古潭霏慶霄  
伯始真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益肉熟中自焦  
持我萬家春一酌五柳陶夕英幸可掇繼此木蘭朝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僭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  
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為醪  
錢作屋余亦欣然許之名其室曰載酒堂用淵明  
始春懷古田舍韻作二首

還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

休閑等一味妄想生愧靦

淵明本用緬字聊將自知  
聊取其同音字

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  
池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

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閑井常勤  
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聲新  
客來有羨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  
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隣鳩舌儻可學化為黎母民

和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為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  
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

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  
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  
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  
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  
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湧胸中山漼然忽冰釋亦復在一言  
奮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祕君勿傳  
道喪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  
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舟衆葉驚

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網悲  
凋歎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  
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  
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  
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  
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床自甘寢不擇管與綺  
頃者大雪年海波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飢寒見真情



床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復澆腸鳴  
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  
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竒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為  
舉觴酌其根無事莫相羈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闔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  
一隨採折去來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  
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  
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迴  
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

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仕東南往寄白髮餘  
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愷麥秋溫風送蚕老

三咽初有聞一漑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

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頽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

人間本兒戲顛倒畧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

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共紙筆醉語輒錄之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倚此身不醉亦不醒

癡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點如去水郭魏束縛作毛穎

乃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純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  
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骯髒乃爾貴  
乞身當念早過是恐少味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迹  
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頎然六男子粗可傳清白  
於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惜

嘒嘒六男子絃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  
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  
淮老如鶴雛破殼已能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厨聖賢雖無事時一中  
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  
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  
蕪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  
無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

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已  
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  
吳國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鵬鳥賦我亦得坎止  
行樂當及時綠髮不可恃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適真頽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

當時劉項罷四海創漢新三杯洗戰國一斗銷疆秦  
寂寥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卧客懷中言笑徒多勤  
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食脫粟苦心學平津  
草書亦何用醉墨淋漓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

和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  
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  
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  
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壘裏

蕭然兩別駕各推乃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  
相逢山谷間一月同卧起茫茫江海南北粗亦足生理  
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為己微之痴坐杯勺止酒則瘳矣  
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溪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還舊居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取嘉故山恐興墳墓悲  
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鷲城亦何有偶捨鶴毳遺  
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六日當門戶時節供了推  
夢與鄰翁言憫默憐我衰往來未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四阿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止土責醴酒先見我不如  
江左古弱國強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踈  
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  
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犧牛龜兼取熊掌魚  
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之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和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蓬頭二獠奴誰謂愿且端晨興洒掃罷飽食不自安  
願治此圃畦少資主游觀書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  
早韭欲爭春晚菘先破寒人問無正味羨好出艱難  
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鋤未免駢我顏

此心苟未降何適不間閑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穫

聚糞西垣下澗金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宴安不可懷  
天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菘羨食土羔老楮生樹雞  
未忍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信水盤鳴玉哀  
茵陳點膾縷照坐如花開一與延客吏醉蒼顏兩摧頹  
齒根日浮動自與梁肉乖食菜豈不足一作呼兒折  
鷄栖

和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之蓋前燕對語悲宿

昔仰看枕椰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  
隔溪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買車騎五畝亦可  
易但恐鵬鳥來此生還蕩析誰能挿籬槿護此殘竹  
栢和遊城北謝氏廢園作

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號和

郊行步月

缺月不登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閭里情  
怪我夜不歸苦袂窺柴荆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  
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平  
暗蛩方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

莫赴花月期免為詩酒縈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

和詠二疎

二疎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  
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傳  
世途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蛇未蛇何所顧  
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  
我常游東海所歷若有素袖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  
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

和詠三良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

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  
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  
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  
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和詠荆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  
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  
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  
魏韓裂衣伯肘足本無聲胡為棄成謀託國此狂生  
荆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  
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二一戶况我數十城  
漸離雖不傷陞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怒燕欲其成  
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余讀抱朴  
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踈幽人掩<sub>心</sub>忽臥明景翻空廬  
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  
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  
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螻蛄  
蛭流知有龜鶴年  
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  
窮利千載食此言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  
懷民超然邈無儔  
竒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  
九原異世為三游  
子政信竒逸妙筭窮陰陽淮仙枕  
中訣養練歲月長  
豈伊臭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  
藜火丈人非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効  
龜息三歲號窮山  
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床竟  
不死抱一無窮年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  
太元黃精出長谷  
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  
山火束緼分寸燭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  
形語從者紛如林  
其後有李寬雞鵠非同音口耳固  
多偽識真要在心  
黃蓋丁育甘谷靈根固深長廖并  
窖丹砂紅泉涌尋常  
二女戲口耳一作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  
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  
不死於聖亦何負  
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  
桑君獨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  
門妻至道乃近在  
支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金成亦  
由女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故多方玄翁所親拍竒文二  
百篇了未出生死

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古強本安庸蔡謔亦夸士曼都斤八仙人謁帝輕舉止  
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咲四人疏錄此庸子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材仇池有記邛路羅浮豈徒來  
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携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

和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無水竅誰信我忘身  
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絕無四鄰  
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確心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游有止更庭閉目寓兩景  
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濶河漢永  
西窻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逝水無留騁  
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

真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  
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免死縛淮陰狗功指平陽  
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

相如偶一官唾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  
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狂今臺有遺魄笑我歸不早  
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愧可與君平道  
孟德黠老狐姦言嫉鴻豫言喪亂世梟鷲各騰翥



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八方斷漢室豈計一郝慮  
昆蟲正相齧乃比蘭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  
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為來者懼  
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  
稚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值  
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漉把菖蒲根歎息復棄置  
藍橋近得道常苦世福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安陌  
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共日與吳遠游同藏一瓢窄  
潮陽隔雲海歲晚儻見客以薪供養火看作栖鳳宅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橫枉費塵與糠

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鎖啓伯陽  
鴛城見諸孫貧苦我為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  
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觴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  
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食  
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  
遂令青衿子珠壁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謂天可彌  
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  
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

我昔登胸山出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  
今茲黎母國何異于公鄉壕浦既黏山暑路亦飛霜  
所欣非自罔不然道里長

和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立久  
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敬馬散一杯酒  
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  
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與戎  
有酒從孟公慎勿從揚雄崎嶇頌沙麓塵埃汙西風

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  
客去室幽幽鷓鴣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  
吾生如寄耳何者為我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  
夜中間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游蕩志隘八荒九老以爲藩籬四海環我堂  
盧生與若士何足期杳茫稍吉吾海南州自古無戰場  
奇峯望黎母何異嵩與邛飛白亦瀉萬仞舞鶴雙低昂  
分杯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畦心儻可飽無肉亦奚傷  
馮洗古烈婦翁媪國于茲策勳烈梁武後開府隋文時  
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余不平積亂屨渠渠破餘疑

廟貌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  
遺民不可問僂句莫余欺犧牲菌雞卜我當一訪之  
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

沉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紫煙媚清歌

貪人無飢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墮隊如風花

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紉初以平劉誼欲冠帶

雞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頗識李崖州

再逢盧與丁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丘

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美蕖香色獨未改

欲為中川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葉不相待

攀躋及少壯已矣那容悔作失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

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脩然獨徃來榮辱未易關

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

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鸞遺我言負布海風今歲寒

和東方有一士

餅居本近危甃墜知不完夢求忘楚笑解適越冠

忽然反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脚底殺潼失重關

屢從淵明遊雲山出毫端借君無絃物寓我非指彈

豈惟舞獨鶴便可躡飛鸞還將出翠茅瘴一洗月關寒  
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  
乎着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

集歸去來詩十首

命駕欲何向忻忻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逢迎  
雲外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携乃出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  
去去徑有菊一作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  
樽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盡一作盡歡風光歸矣傲雲物寄  
游觀言話審無勸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植杖日

盤桓

世事非吾事駕言歸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  
庭內菊歸酒窻前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  
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携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  
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農夫人不樂我獨與之游  
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  
乘化欲一作亦安命息交還絕游琴書樂三徑老矣亦  
何求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鳥還知己倦雲出欲何之  
入室還携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立不是傲親知  
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  
入息亦詩策出游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  
寄傲疑今是求榮感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  
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柯庭還獨眄時有鳥歸飛

和貧士七首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邇樽俎蕭然乃  
和淵明貧士詩七首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子姪  
并令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  
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一作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  
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慕斯人飢堂堂誰有此千駟良  
可悲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王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  
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燼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  
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差獨賢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今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  
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踈巾歎虛漉塵盃尉笑空斟  
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思送酒家保勿違故人心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車安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酬  
閑居惜重九感此歲月田田端如孔北海只有尊空憂  
二子不並世高風兩無佳尚我後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怜退朝人餒酒出太官  
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公良與衣作重陽徂歲慘將寒  
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酒窳我顏貧居真可歎二事長

相關

老詹亦白髮

惠州太守詹事

相對垂霜蓬賦詩殊有味

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  
狀類渤海龔半道要我飲  
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云  
土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

杖屨聊相從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  
辛苦更不識今與農圃儔  
買田帶脩竹築室依清流  
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  
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  
我獨遺以安鹿門有前脩

和桃花源詩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  
攷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  
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  
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  
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  
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  
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  
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  
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  
有見五世孫者

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  
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  
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  
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  
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  
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  
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  
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今時德麟者曰公何為問  
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  
仇池接西南境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  
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室送老白雲邊

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  
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折  
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藜杖可小憇  
躬耕任地力絕學抱天執玄臂鷄有時鳴死駕無可稅  
苓龜亦晨吸祀狗或夜吠耘樵得甘方斲齧謝炮製  
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  
不知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死近又等癡慧  
蒲澗安期境恠廣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  
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北秦人有畏非

真契

和歸去來兮辭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兮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卧江海之瀕洞吊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宜不暑之異衣豈龍衣表衣而念葛屨蓋得痛而喪微我歸甚日勿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 隘門藩垣雖闕堂室故去什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殫朝霞而眩顏必混客主以為

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培門而折闌廓圓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滄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拒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疇人言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反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易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耕師淵明之雅放和百



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益無疑

和劉紫桑

續添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蹴踏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  
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藂蓋平狐兔墟  
黃櫨出舊枿紫茗抽新畬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  
邦君助畚鍤鄰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窓自明踈  
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一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二

程試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  
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  
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  
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蒸民粒世濟  
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  
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  
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

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  
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  
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  
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  
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  
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  
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  
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  
舉非其人莫與為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  
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  
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  
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  
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  
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  
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  
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  
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  
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  
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為

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

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出歟聖人之治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

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妻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瀆而至於相

侮也於是戒其群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損相之詔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責盡矣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慄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

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刑之寬四岳曰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刀鋸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

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吾不勝賞而爵祿不足  
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致也是  
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  
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流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已君  
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以而無失乎仁而已  
矣春秋之義立法責嚴而責人者寬因其褒貶之義  
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

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  
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  
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  
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  
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  
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  
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燄而雷皆知其所以為潤  
雷霆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  
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  
入噓而炎吹而冷夫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

乎窾空都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推敗  
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  
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土  
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  
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  
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其道而使之安乎  
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  
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  
時也巽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  
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申庚皆所以申命

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  
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  
從而后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  
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  
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  
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  
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論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  
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

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我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

論古之人其自明知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手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



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  
王之禮樂猶方圓米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  
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  
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  
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  
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  
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  
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

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  
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  
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  
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  
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  
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  
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  
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  
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  
君者也

學士院試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論

論曰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仁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

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為君

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者荀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以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過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者荀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以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二

公集

卷三十二

蘇文忠公集

卷三十二

